盘踞在乱石窝的土匪终于被解放军消灭了

10

祁连山 著
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一个普通猎人、一个农民牧人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理想、追求、爱情……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

[上期回顾]

甄二爷回到乱石窝后,当即被疑心大起的张子龙下令关了起来,张子龙还扬言,如果第二天早上刘富贵回不来,就要把他杀掉。当天晚上,一个神秘人将甄二爷悄悄放走了……

畅销小说

“老乡,出来吧,我们是解放军!”一个跟昨晚放他走的那人一样的南方口音喊道。

“娃娃,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紧将枪扔了站出来!”一个本地口音严厉地吼道,“再不站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甄二爷定睛一看,周围的大树后面、岩石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布满了解放军。他扔了土铳枪,乖乖地站了出来。

一个月后,解放军经过反复审查甄别,证实甄二爷这娃娃是个被土匪裹挟的普通群众,与那些地主恶霸、反动军官以及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这娃娃是从土匪窝里逃出来的,熟悉土匪内部情况。更加难得的是,他对这祁连山麓丛林沟壕了如指掌,简直就是一个活地图,对剿灭这股盘踞在祁连山里为非作歹达两年之久的土匪,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放军充分信任了他,同时也听取了他的建议:由他做向导,去围剿土匪。

他在两个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骑着马翻过两座达坂山,来到解放军剿匪大队驻扎的乱石窝峡谷口外,见到了负责剿匪的大队长姚明元。

两个解放军战士给姚队长敬礼后,拉过甄二爷介绍说:“他是从土匪那儿过来的,熟悉土匪那边的情况,总部叫我们带过来给你做向导!”

“是吗?”姚队长上下看了看他,然后快步向他走来,“欢迎!欢迎!”姚队长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使劲摇晃,“我们正愁没办法消灭这股土匪呢,你真是雪中送炭呀!来人,先给客人倒茶上馍馍,吃饱肚子咱们再商量怎么消灭这帮狗日的!”

茶饱饭足后,二人趴在地图前,商量了半天,终于制订出了作战方案。兵在精而不在多,对付那两三百名乌合之众根本不需大军推进。姚队长改变了原先大兵推进、全力清剿的作战计划,决定听甄二爷的建议,挑选六十名精兵强将实施突袭。

由姚队长带队的突袭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攀上了乱石窝背后险峻的石山,在甄二爷的带领下,沿着一个仅容一个人通过的羊肠小道,像一把尖刀直朝土匪的心窝里插去。

拂晓时分,解放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土匪们盘踞的石洞顶上。这让土匪们措手不及,惊慌失措的土匪们有的拖着枪四散逃去,有的躲在岩石后面朝解放军射击,但更多的人则立马从怀里抽出一条白布绑在右臂上,高举着双手,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枪声大作,人喊马嘶,土匪窝里炸开了锅。

“不要打扎白布条的!”姚队长大声命令。他想起甄二爷告诉他,有个内地口音的土匪在黑暗中放走他时曾经说过:“你领解放军来攻打,我们做策应……”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果断地下了这个命令。

扎白布条的土匪看见解放军不打自己,立马调转枪口,朝那些四散逃走的土匪“砰砰”射击。在这里应外合的攻击下,只用了一顿饭的工夫便把一窝盘踞的土匪打得土崩瓦解。

甄二爷饿虎扑食般第一个扑向张子龙居住的石洞,但那里一片狼藉,人去洞空。他又跑出去,在乱石间翻看被打死的土匪。一个时辰后,他在姚队长的面前摊开了双手:土匪头子张子龙跑了!打那以后,张子龙一直没出现过,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躲在祁连山的某一个地方装扮成牧人滋润地生活着。

1952年秋天,黛彤川大规模的剿匪活动结束了。甄二爷在黛彤川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叫桦树湾的山沟里分得了三十亩土地,分到了地主陈有忠家的两间厢房,从一个打猎为生的枪手变成了一个农民。

土匪销声匿迹了,狼们居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它们大白天在村庄周围游荡,觊觎着村庄里的牛羊和猪鸭。如果哪家稍有不慎走失了牲畜或门户关闭不严,它们定会乘虚而入,将村民的牛马和猪羊赶到村庄边的灌木丛中啖而食之。

更有甚者它们狼胆包天,有一天晚上,狼居然跟着生产队谢队长的马车,想把谢队长和驾辕的那匹曾经跟随甄二爷驰骋沙场的汗血宝马一块儿吃掉。

谢队长那天去县城交公粮,由于油菜籽拾掇得不干净,验粮员老也不收,三弄两弄就弄得晚了。面对狼群的跟随和堵截,汗血宝马喷着响鼻,不停地哗啦哗啦地嚼着铁嚼子焦躁不安,而在木车上原本咋咋呼呼的谢队长更是一身冷汗。在这空寂的乡间土路上,如果狼将拉车的枣红马放倒,那谢队长一定会是狼们聚餐的另一道野味。有几次,他看见一只狼趁着夜色,在另两只狼的佯攻下和声声长嚎的配合下,居然直接潜伏到了车棚之下!谢队长站在车上,将丈把长的牛皮鞭子抡得浑圆,并在空中不停地炸响,不停地抽打欲接近他的狼群。谢队长从旧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赶车的脚户哥,抽鞭子的功夫十分了得,声音如枪声般清脆响亮不说,其精准狠不亚于子弹。但一个时辰过后,鞭梢儿炸散了,用力甩开的鞭子声音开始有气无力了。

狼们大喜过望,蠢蠢欲动,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谢队长连人带马给收拾了。谢队长察觉到狼的企图后,几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无可奈何地拿出最后一招——将自己的那条蓝布腰带点着了,站在车上抡圆了吓唬狼群。这一招果然奏效,狼们惧怕火光,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贴近了。但这却害苦了谢队长。那条布带在凛冽的寒风中燃烧得特别快,腰带不一会儿便燃烧得差不多了,无奈之下,谢队长只好将衣裤脱下撕成条子,续在布带上燃烧着驱赶狼群。到家时,谢队长已经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冻成了冰窖中的白萝卜。

这让谢队长大光其火。他召集了生产队的全部青壮年劳力,要在村庄背后,祁连山脚下那个狼们经常出没的山垭豁旁边挖一个陷阱,把这些狗日的东西全部收拾掉。

“甄二爷,你是猎人出身,你就负责挖这陷阱吧!”谢队长黑煞了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陷阱很快就挖成了,那是一个深及两丈、方圆八尺的大坑,足以一次装下十多只狼的。人们运用人类的智慧巧妙伪装后,又用酒喷洒了几次,把人的气味掩盖干净了,在陷阱旁边拴了一只饿得咩咩直叫的羊,然后撤回村里,静静等待那些可恶的狼们自投罗网。

嗷嗷待哺的狼们不知道是计,果然在天黑不久就围住了那只肥美的绵羊。狼们大都是一些谦谦君子,它们先让狼群中那只母狼带着幼小的狼崽去猎杀那只可怜的藏系绵羊,目的是让母狼在猎杀猎物的同时教给子女们谋生的本领。但当它们俩刚刚接近那只绵羊时,脚下訇然下陷,等回过神来,它们看见的只是祁连山的皑皑白雪和雪峰上边闪烁的寒星。

其他狼一哄而散,而后站在山梁上声声长嚎,其中有一只狼的嚎叫声悠长而悲凄,有一种悲恸欲绝的韵味在空气中颤悠悠地回荡。这声音惊动了桦树湾的所有生物,牛马在棚圈里局促不安地躁动,弱小的猪羊不停地哀鸣,狗们的吠声则连成一片,娃娃们将头塞进被窝里大气也不敢出。

谢队长从被窝里爬起来,就着昏黄的青油灯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对婆娘娃娃说,“听见没?这狗日的狼掉进陷阱里去了!”他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第二天天刚亮时,姚队长就站在村口,指着在不远处山梁上徘徊蹀躞的那只瘸狼说,“看见没?掉到陷阱里的肯定是那只瘸狼的亲人,大家谁也不准到陷阱边去!这狗日的急了就会跳进去的,那狼皮可是一条‘虎抱头’的好褥子啊……”

桦树湾的社员们看着那只瘸狼,得意地狂笑起来,有一种复仇的快意在人群里荡漾和传播。他们太熟悉这只瘸狼了!它是这群大约有着二十三四只狼的头,是一只凶悍无比、狡诈无比的狼王。正是这个家伙,领着它的部属,欺凌得桦树湾的社员们连一个祥和的春节都没过成。

郑岩和海生差点就钓出了祁三爷的幕后主使

3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消沉……

[上期回顾]

“朱仿”的出现,让安蒂克拍卖公司的总经理唐景明高度紧张。秋拍会上,陈汉书为了个人私利,通过对黄立德的察言观色,竟然指使混混砸了又一件“朱仿”……

当代小说

黄立德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修剪盆栽。陈汉书垂头丧气地走进来,满身酒气。

黄立德抬头扫了他一眼,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惊讶道:“你怎么喝成这样?”

“立德,前功尽弃,前功尽弃了呀……”陈汉书意态消沉:“唐景明还当他的总经理,根本就没我什么事儿!”

黄立德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本来,唐景明铁定会走人,没想到,郑岩突然冲进来搅局,结果,郑岩被开了,唐景明反倒留了下来。这一定是他们事先合计好的,丢车保帅!你得赶紧帮我想个对策,拿个主意,现在我脑子里全都是糨糊,什么都想不明白了!”陈汉书叹了口气:“立德,我想明白了,这件事儿我一个人肯定办不成,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上,你不能坐视不管啊!”

黄立德无奈,叹道:“唉,我看你真是中魔障了!”

此时,郑岩和同在安蒂克公司工作的黄立德的女儿黄忆江,正坐在一家临街的咖啡店里,他们靠着窗户,能看到外面的街道。

“海生马上就到。”海生是郑岩的同事兼好友。

这时,一辆加长皮顶林肯轿车停在咖啡店外。车门开了,身穿标准制服的司机下了车,训练有素地打开后车门。一个白西装、白皮鞋、戴着墨镜,俨然富豪子弟打扮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风度翩翩地走进咖啡店。

郑岩差点没将嘴里的咖啡喷出来,他一眼认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夏海生。

黄忆江不解道:“你干吗这身打扮?”

“因为我要去见祁三爷。”海生答道。

“揪出他背后的黑手!”郑岩紧接了一句。

祁三爷这几天感觉很不对劲,虽然那日砸了唐景明的场子,可自己也没捞什么好。手头压了一大堆东西,就是销不出去。眼看着就快没饭吃了。郁闷地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闭上眼,马仔就开门走了进来,说:“三爷,有客人来访。”

祁三爷恼火道:“什么狗屁客人——说我不在!”

“客人好像来头不小,坐加长林肯来的,说是从泰国来,开银行的,要看您的东西。”

祁三爷一愣:“泰国来的,开银行的?是真的?”

祁三爷稍加思忖,“请他进来吧。”说着,走出卧室,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马仔引海生进来,司机立在门口不动,海生还是那副绅士打扮,一见面便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说:“祁先生你好!鄙人姓莫,冒昧打扰,不好意思!”

祁三爷问:“莫先生从哪里来?有什么指教啊?”

海生巡看祁三爷架上的古董,闻言缓缓转身,说:“指教不敢当。我从泰国来,是专程拜访祁先生,向祁先生请教的!”

祁三爷问道:“国内的鉴定大家多的是,莫先生怎么就找到我了呢?”

海生目光紧紧凝注着祁三爷,缓缓说道:“祁先生那惊世一锤已经让您蜚声海内外了。实话实说,我就是冲着这一锤找到您的。我正在筹建一个中华文化博物馆,想藏尽天下精品,所以需要采购大量的古玩……”

祁三爷一指架上的古玩,说:“我这儿藏品不少,也有些重器。”

“祁先生的货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您若愿意出让我一定悉数收下!”海生显得十分爽快。“我还有事,告辞了。明天中午凯燕大酒店见,我们详细谈谈后面的合作!”

祁三爷终于露出激动的神情,连连道:“好!好!”

第二天一早,祁三爷果然到了酒店。他来到总统套房门口,小心地敲门。

门开了,海生请来的司机将祁三爷让进房间。

这时,海生从卧室出来,穿着睡衣,在沙发上坐下,还在不停地打着哈欠,有些慵懒。

“祁先生,我去古玩店转悠,收了这件东西,您帮我长长眼。”海生指了指茶几上的青花大瓶。

“莫先生花了多少钱?”

“不多,六百万。”

祁三爷:“这东西是对的,永乐青花,你看这铁锈斑……六百万值!”

海生突然变脸,大吼道:“值个屁!”一把拿起无绳电话砸向大瓶。

“哗啦……”大瓶被砸得粉身碎骨。

祁三爷傻了眼,不安地看着海生。

“祁先生,我这瓶是在地摊上买的,花了两百块,连高仿都不是,怎么能骗过祁三爷?”海生脸色又缓和下来。

“不会吧?真有铁锈斑!”

“有铁锈斑就是永乐青花?你也不看看这个瓶子长什么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祁三爷呐呐道:“我?我光注意铁锈斑了,忘了看器型……”

海生冷冷一笑:“忘了看器型?还是说实话吧?”

祁三爷一愣:“说什么实话?”

海生一脸怒气,说:“还跟我装蒜!我听说那惊世一锤不是你的主意,而是另有其人,我还不太相信,就买了这个东西来考考你,没想到你果然就露了馅!”

祁三爷窘迫,汗下来了。

海生缓和了口气,“祁先生,莫某不是有意为难你,只要你把那位朋友请出来,让他做我的顾问,一切都好说。只要那位高人认可你的东西,我还是悉数照收。”

“好,好!”祁三爷偷偷擦汗,起身道:“那我告辞了。”海生站在门口目送祁三爷离开,郑岩和黄忆江二人已从卧室转了出来。两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从酒店出来,祁三爷赶紧去找陈汉书,把经过说了一遍。

祁三爷神情很激动,说:“千真万确,我叫人上网查过了,泰国十大首富有九个是华裔,其中这个金融界的莫家祖籍闽南……”

陈汉书似乎也动心了。

“他说了,我那些东西只要你点头认可,他就照单全收。他还特别提出,你只要肯当顾问,替他长眼,每年至少有上千万的报酬。”

“上千万?!”陈汉书吃惊道。

“对人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老陈,这个姓莫的是个棒槌,咱们不宰他一刀那可是对不起财神爷啊!”祁三爷竭力推荐。

陈汉书终于拿定主意,说:“没错,我会全力配合你。在什么地方见面?”

“明天下午两点凯燕大酒店1039,总统套房。”

黄立德正在院子里给鱼缸换水,刘闯拿着手机过来:“陈总的电话……”

黄立德接起电话,传来陈汉书兴奋的声音:“立德,这次让我给碰上了,祁三爷那一锤子愣是把他自己给砸红了,居然有个泰国富商想找他当顾问,他还挺够意思,把我也推荐给了人家,每年能捞上千万的顾问费,约了今天在凯燕面谈……”

“别做梦了!真不想管你,那是人家下了个套儿,为的就是要钓一条大鱼!”黄立德轻蔑道。

凯燕大酒店内,祁三爷和海生左等右等,陈汉书也没出现。海生看看祁三爷,祁三爷一脸茫然。

这时祁三爷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祁三爷一看,原来是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对方是骗子赶紧离开。”

祁三爷冒出一身冷汗,他赶紧起身,支支吾吾道:“他、他就是圈里大拿——他到了,我去接一下。”说完开门走出房间,溜之大吉。

晚上,郑岩与海生找了家小酒馆,边喝酒边商量如何继续对付祁三爷。

黄忆江来了,拿着一份报纸,一见面便问:“商量得怎么样了?”

海生说:“有招儿,有很多狠招儿……”

“再多狠招儿也没用了!”黄忆江把报纸递给郑岩。

二人一看,“今日举办的汉唐千秋拍卖会是个骗局……经媒体曝光,有关方面正在追查事件原委……相关当事人之一的祁某因负债累累,跳楼自杀……”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得明白,上面还有一幅祁三爷跳楼自杀身亡的照片。

“死了!”二人不觉大惊失色。